

闲聊四十年前的高考

本报特约撰稿人：王辉云

1977年恢复高考，至今已经四十年了。四十年前的这一历史事件，改变了千千万万中国年轻人的命运，也在我的人生道路上形成一个巨大转折。

高考更换了我的职业——小木匠变成了大学生；
高考改变了我的政治面貌——反革命分子升级为人民群众；
更重要的是，高考使我找回了做人的尊严，拓宽了求知的道路。

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当时的社会巨变在我身上产生的结果，但是，我仍然愿意把这些变化同高考联系起来。

儿时的大学梦

我是属于该长身体的时候赶上挨饿，该学知识的时候赶上文革的一代人。

大革文化命前，我上过四年小学，算得上品学兼优。要不是那场文化大革命，我可能会直接升中学，考大学，尽管上大学对于那个时代的我来说，还是非常遥远的。

记忆中，诱发出想上大学的念头是我们胡同里有个叫刘球子的

大学生。
街坊邻里，提起刘球子，没有不夸的。他在北京上大学，星期天常回家来蹭饭。您瞧人家，整个一活生生的大学生样板形象：板板正正的学生装，上衣兜里总是别着支钢笔，特显博学。修剪整齐的长发，常有一缕儿搭在深棕色的近视眼镜框上，透着儒雅。脚上那双扎眼的回力球鞋，走起路来英姿飒爽。从我记事起，他就成了我们胡同孩子们的偶像。每次看到他，我都羡慕得不得了，恨不得长大了当个刘球子第二。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跟刘球子住街坊，可能是我做起大学梦的原始起因。然而，上大学对于还在上小学的我来说，顶多也就是个虚无缥缈的梦。北京的大学大都坐落在郊区，胡同里的孩子和大学几乎沾不上边儿，接不着地气。除了春游去颐和园路上见过北京大学的门楼子外，我对大学没有任何具体的印象。刘球子的常回家蹭饭才使我这个梦得以时断时续。

进入毛泽东思想大学——坐牢

然而，少年时代的梦还没来得及编织，现实的狂风暴雨已将它吹打得七零八落。不要说上大学，小学还没念完，学校就都关门了。这对懵懵懂懂的小学生来说，简直是天大的好事，不用上学啦！胡同里的孩子可以整天凑在一起疯玩儿。那时的我早把想上大学这码事儿忘得一干二净了。

那年月，虽说大多数学校都关了门，但是，有一所学校却办得非常红火，那就是毛泽东思想大学。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我以“现行反革命”的身份被保送到一所毛泽东思想大学，主办单位是北京市公安局。

直到进了这所特殊的大学，接触了一些具有大学学历的政治犯后，我对上大学这件事才有了一点儿概念。上大学是人的一生中比较集中而且系统地学习知识的机会，这个机会对我来说，可能是永远地

失去了。不要说上大学，能全须全尾儿地出了这所毛泽东思想大学我就得念阿弥陀佛。还想上大学？没门！反革命分子能上大学，那不是复辟变天了吗？在大力提倡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当时，异想天开想上大学不是精神有点儿不正常了，就是企图变天，与党和人民为敌。

虽说死了上大学的念头，但我对大学仍然是向往的，久而久之，大学在我心目中幻化成一座高不可攀的圣殿。

社会大学

从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出来后，不好意思说，就是刑满释放后，我进入了高尔基所说的社会大学。这个时期，我是以阿Q为生活的精神支柱，以黄老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当时我的政治身份算敌矛转人内（即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与贱民无异，但在精神上却还能坚持自己的阵地。生活上只能自己找乐儿，而当时能够找到的最大乐趣也就是读书。

任何东西，当你失去它的时候就显得更加珍贵。人在年轻的时候，求知欲较强。当我意识到自己再也没有机会上学的时候，上学的渴望和求知的欲望因为受到了刺激而恶性膨胀。在这种失学的状况下，我就拼命读书，什么书都看，恨不得能地上捡张报纸都通读一遍。

年轻的时候爱较劲。大学的门不是进不去吗？大学的书你不能全禁了吧？咱自己悄悄在家念大学，跟梁漱溟学，进不了北大，日后上北大教书去！等咱长了本事，大学选俩，上一个，教一个。后来，研究生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北大，成了北大的教师，没给人家上过一次课，就出来留学，心里总觉得对不起北大。当然，这是后话。

为了能多读点儿书，干临时工期间，我专门找那些和书沾边儿的单位，在人民出版社当了半年泥瓦匠，又跑到社科院当木匠。这期间，我非常幸运地遇到了许多良师益友，也体会到非常时期的人间真情。我至今无法忘记韩林德老师慷慨赠书，张联芳老师班主任式的关怀，戈宝权老师为我买内部书籍的一幕幕，……

白天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晚上闷在家里为自己点灯熬油，基本上是我那时候的生活写照。

当初要不是这么自己跟自己较劲的话，我也不至于后来一口气儿念了四所大学五个专业。现在回想起来，这种现象多少有点儿不正常。

当然，自己跟自己较劲，也能产生一些积极的结果。当恢复高考的机遇出现的时候，我倒没怎么因为文化知识不足的问题犯憊，因而能够比较从容地面对人生中的这次机会。但是，抓住这个机会的过程却是非常痛苦的。

一声惊雷——恢复高考，报考研究生被挡在门外

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像乌云密布的天空中的一声闷雷，打破了我相对平静的生活秩序，也像一道闪电，使我看到上大学的一道曙光。

自从“四人帮”倒台后，国家政策出现重大变化已在意料之

中。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后，我的感觉却是忧喜参半。喜的是大学的门儿终于又打开了，给那些想上大学的年轻人通过学习文化知识改变人生道路的希望；忧的是政策再好，跟我们这类人也没什么关系，要想沾光的话，往往是自寻烦恼。

我的这种忧虑并非没有根据。1977年的政治气候依然是乍暖还寒，党中央继续高举“两个凡是”的旗帜，顽强地坚持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念。在政治尚未完全解冻的情况下，没有理由对形势的发展过于乐观。

虽然如此，我还是决定参加这次考试，尽管预感到考上的希望不会超过百分之十。这种感觉倒不是因为多年没上学、能不能通过考试的问题，而是有没有资格参加考试、考完政审这关怎么过的问题。

根据社科院一些朋友的建议，先报考研究生对我比较有利，这样可以把上大学的几年时间节省下来。当时不是提倡把“四人帮”给耽误的时间夺回来吗？这个主意不错。而我考虑更多的则是，研究生招生可能更重视考生的业务专长，对考生的政治要求会相对放松一些。于是，我决定先考研究生。

报考研究生的计划出师不利，可以说，还没闹出什么动静儿，它就胎死腹中了。

作为临时工，我的户口档案都在街道办事处。报考的第一关就是要得到街道办事处的批准。记得我去街道办事处那天，办事的是个四十多岁的老大姐，五官挺端正，齐耳短发，一丝不苟。一看就是个丁是丁，卯是卯，办事认真，坚定执行党的政策的好同志。

听我怯生生地说明来意，人家严肃的面孔立马有了笑容，不失时机地夸了我一句年轻人有志气。没成想，我这人说话大喘气，说了半天才把自己当临时工的底儿亮出来，人家一听，脸儿立马恢复了常态。

为什么临时工就这么吓人呢？熟悉当时北京情况的人可能都知道，临时工大都是属于“底儿潮”的人。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内，一般人，无论工农商学兵，都有个单位管着，没工作单位而由街道办事处管的临时工主要是由刑满释放人员和社会闲散人员组成的。在这两类人中，社会闲散人员以家庭妇女为主力军，而男性临时工基本上就能和刑满释放人员划等号了。总之，你是个男人，又是个临时工，就甭打算代表党和政府各级组织的人能给你好脸儿了。

听了我的陈述，这位老大姐总算闹明白了，站在她面前的这个小伙子既不是病退的“知青”，也不是等待分配的退伍军人，而是一个脑门上没贴标签的社会渣滓。看得出来，她对刚才贸然夸我有志气那句话感到很懊悔。在态度上明显地把阶级斗争这根弦紧了紧，一副决不让阶级敌人钻空子的劲头儿。

老大姐耐心听完我要报考研究生的请求之后，半晌没吭声儿。看着她翻看我的人事档案材料和她那张毫无表情又忒深沉的脸，我心里就明白了，报考这关就不好过。

“你要考研究生？有把握吗？”老大姐经过反复酝酿慎重考虑后终于发话。

“我想试试。”一点儿不假，我真的就是想试试。试试，你以为这是儿戏呀！小学念完了吗？没有。中学毕业了



北京旅游学院旅游管理系四班毕业留念（摄于1982年）

吗？也没有。我说你也真不知道天高地厚，就你，也想想研究生？试试，有这个必要吗？什么同等学力？你能拿出来给我看看？

这老大姐不说话则已，说起来就跟机关枪似的，一梭子接着一梭子，有点儿横扫千军的气势。

为了避免顶撞她，我假装特耐心地等她把机枪子弹全打光了，问她同等学力要什么证明。这一问，她倒卡了壳儿。

这位老大姐一看就是块当干部的好材料。党的政策一套一套的，张嘴就来，还能自觉地维护党的威信，让你心服口服地相信她就代表党。虽然卡了一下壳儿，人家能立即调转枪口，直打你的要害。只见她话锋一转，说就算让你考过了，哪个单位敢要你呀？甭说研究机关，我们办事处招人，你的政审就通不过。

这话说得一点儿没错，而且准确地击中了我的要害。想想也是，一个属于敌我矛盾的阶级敌人，也就是个政治贱民，还敢跟政府工作人员争论权利和资格，这不找不痛快嘛。

没得说，听领导的，回去好好干活儿，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刻苦改造世界观，还是有前途的。临了，老大姐没忘了一本正经地给我做了一下思想工作。

报考研究生是没戏了。出了办事处大门，觉得世界一片黑暗，看哪儿都不顺眼，我呸！这是什么世道？！还改造世界观有前途呢，想当个革命群众都不行！不就是个破研究生吗？老子还不考了！

（为了冲破政治的枷锁，为了逆转人生，作者还经历了哪些波折与坎坷？敬请关注本报7月14日第12-13版。）

高考四十年稿件征集启示：四十年的那一声惊雷，改变了中国千千万万年轻人的命运，也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命运——正是这一批人，后来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建设的中坚力量。

想来在中国历史上，77、78级考生应该是最与众不同的两届，在全国上下史无前例的十年政治大动荡之后，这群人带着不同的故事与经历，奔进了考场。

如今这些人多已进入花甲古稀，回望当年，想必诸多唏嘘感慨。本报诚征集“高考四十年”稿件、图片，拟编辑成书，以纪念那段非常之岁月。

来稿请寄：whlee@iupui.edu；aatodayin@gmail.com



1977年的高考报名点时常能看到大龄考生拖儿带女来报名（解放日报）